

今日中國

香港
出版

運
生

立 足 港 澳 洞 察 中 國

「多面」施一公

解密深圳創新
看「東方矽谷」如何孵出

豈止食家咁簡單

天籟敦煌——
仙樂聲中的
古今香港對話

TASCHEN
藝術紙本重生記

Supplement

Chinese Wisdom in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ISSN 2312-816X



9 772312 816006

售價 HK\$30.00 / US\$ 5.00



<https://www.facebook.com/chinatodayhk>





琵琶 敦煌榆林窟-15 中唐

天籟敦煌——仙樂聲中的古今香港對話

文 張力

「我們用了很長時間——大概有半年，來討論這個小小的實驗樂團的名字，最後大家覺得以前的敦煌跟現在的香港好似，都是中西文化的交匯之地，而且敦煌有極豐富的資源供我們學習、研究；天籟之音這個詞不單止靚，也很切合我們創作的方向，因為樂團最想做的就是重現洞窟壁畫中所見的飛天和樂師演奏的不同場面，我們創作的曲目就像是今天的香港跟1000多年前的『香港』的對話。」

在一個大雨滂沱的上午，與天籟敦煌樂團的幾位成員：團長、笙演奏家茹健朗，兩位駐團作曲家朱啟揚、甘聖希，行政總監陳天慧以及她的妹妹、樂團經理兼古箏演奏陳天姿在饒宗頤文化館見面，連同當天因事未能前來的另外幾位樂團成員，他們絕大多數都是香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或在讀生。

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很明顯被數千里之外戈壁灘上的國寶級藝術瑰寶刺激得興奮無比，彷彿受到某種感召，正義無反顧地為一種神聖感所驅使，全情投入新的事業。

他們被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稱為「敦煌文化無私的弘揚者」。樂團的發起人、理事會主席及榮譽團長紀文鳳忍不住讚嘆：「安娜（陳天慧）好生性，她也（對媽媽感到）很內疚，不去找一份全職工作，沒錢拿回家。」

妹妹天姿一樣有壓力。「媽媽問我，你確定以後要走這條音樂路嗎？我說我確定，然後一直到現在。當然，身邊的同學，100個裏面有99個都是讀常規大學，但我就覺得我在尋找自己的夢想，就不會後悔。」

正在饒館舉行的「天籟敦煌·淨土梵音」展覽，播放的正是他們創作並演奏的敦煌主題音樂，令人彷彿置身於壁畫所描述的極樂世界，從聽覺上感受深一層的敦煌韻味。



天籟敦煌樂團由8位香港青年音樂家及兩位作曲家組成，中立者為樂團發起人、榮譽團長紀文鳳

以音樂為載體，以「行者」之心作樂，通過古樂新詮，古譜入音，弘揚敦煌文化，正是這些年輕音樂人的雄心。

「希望通過音樂，將敦煌文化帶入香港學校，令到香港的學生，不管是中小學生還是大學生，都能進一步認識敦煌文化。（我們的展覽）有看的有聽的，音樂可以觸動人的心靈，聽覺給人留下的印象可能更深，而不是看完就忘。第二，希望藉此提高中樂在香港大眾心目中的地位，影響更多的父母讓孩子學中樂。孩子們學彈鋼琴小提琴大提琴



在敦煌展覽館模擬3號窟外，紀文鳳是3號窟的功德主，她所戴頭巾是Vivienne Tam設計的敦煌系列，印有飛天圖案，一旁的千眼千手觀音像是琉璃工房楊惠珊設計並贈送給敦煌研究院的

之餘，也可以學中樂，學彈琵琶、拉二胡，以及古箏、古琴，這可能更酷，中樂本身是很優雅的，也更有中國的文化內涵。第三，呼應『一帶一路』倡議，實現民心相通，希望未來我們的樂團可以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表演、舉辦展覽，這就是我的三個心願或者說夢想。」紀文鳳概括道。

可能很多人想像不到，



紀文鳳與敦煌研究院前後任院長樊錦詩（中）、王旭東（右）在一起

天籟敦煌樂團從醞釀到籌備，到成立，到首演，滿打滿算不過1年時間。真正運行其實只有半年。

如有神助

「一場偶遇，成就了天籟敦煌樂團的誕生。」在「天籟敦煌·淨土梵音」展的引言中，紀文鳳這般寫道。

2017年4月，應垂誼樂社邀請，茹健朗與其他3位同學一起，代表香港演藝學院中

下這些學生啦，在香港學中樂沒出路。」

言者或無心，聽者卻有意。

做完表演，有一天眾人搭船去赫爾辛基附近的離島艾斯多尼亞玩，返程時因錯過了一班船，阿朗同樂團現在的副團長陳韻妍在碼頭上跟紀文鳳聊了很長時間。

「紀小姐很想幫我們這些年輕樂手未來繼續走好音樂路，聊的時候發現她對敦煌文化很有興趣也很有研究，她就突發奇想，說不如將敦煌壁畫與音樂聯繫在一起。」茹健朗回憶起與紀文鳳的北歐「奇遇」，繼續道：「敦煌音樂以前很少有人做，只有一些古譜或文獻，甚至是壁畫記載，很少有人聽過實體的音樂，紀小姐就覺得能不能把這些用看到的音樂呈現回可以用耳朵聽到的音樂，讓大家去深一層感受敦煌文化。」

茹健朗完全明白，敦煌的背景當然是中國文化，「跟中國音樂不可以分開的，對於自己都有一種尋根的意義，我們很想知道自己本身學的中樂究竟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接觸的樂器都是現代的樂器，那麼這些樂器是如何演變過來的？很想通過閱讀各種不同的敦煌文獻、壁畫、古譜，通過自己的實地體驗和感受，去了解其實敦煌從古時到現代到底經歷了一些什麼，同我們有些什麼關係。」

碼頭上的這一幕，紀文鳳同樣記得很清楚。「不知道怎麼聊到敦煌，彈琵琶這個Felissa（陳韻妍）說她去過，我就問他們4個學生，是否有興趣組一個樂團，他們說有興趣，我讓他們回去認真想想，如果真的有興趣，就來找我；不是真的，就不要浪費我時間了。」

實際上，活化敦煌壁畫的音樂是紀文鳳一直以來的心願。早在2015年，她就帶了20個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老師去了敦煌，希望將敦煌文化帶入校園，但後來沒了下文，「我覺得他們做得太慢了，決定再接再厲，自己去搞，重新組團。」

回香港兩個星期後，「阿朗回我電話，說4個人有兩個人願意做，我就讓他過來開會，之後慢慢就開始組成這個樂團，希望通過一些古譜入音，重現敦煌音樂出來。」

那時是6月份，正好敦煌研究院副院長

趙聲良因為在沙田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行的饒公展覽來港。紀文鳳向他請教，這個概念行不行得通？趙透露敦煌研究院收藏了很多唐朝的古譜和仿造的樂器，但研究敦煌音樂壁畫的專家不多，老的老了，後繼無人。到8月份，紀帶著參加青年廣場舉辦的「敦煌文化大使培訓計劃」學習之旅的30個香港學生到敦煌，一方面蒐集資料，同時拜會了敦煌研究院院長王旭東等專家學者，討論、研究在敦煌音樂的傳承上，可以做點什麼。

說起來，紀文鳳跟敦煌的結緣始於2010年8月的「莫高窟——慶祝饒宗頤教授九五華誕」書畫藝術特展。那是走遍大江南北的紀文鳳第一次去敦煌，為她啟蒙和帶路的是港大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教授和他夫人、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李美賢。從此，她就為敦煌壁畫着迷。

初到敦煌，除了感到震撼之外，紀文鳳有一絲「似曾相識」的感覺：「敦煌不正是香港的前世今生？無論過去多麼繁華璀璨，這個古絲綢之路上的盛唐大都會也逃不過衰落的命運！」很自然地，她想到，在文化

的交匯、衝突與融合中，「香港的未來又如何？」

當時敦煌研究院正在進行洞窟數碼化的工作，長袖善舞的紀文鳳籌款能力超強。敦煌最大最貴的洞窟是第61號，將之數碼化，需要120萬元。結果，她一個越洋電話，將旅居美國的好朋友Mrs. Pansy Muller遊說成了這個洞窟的功德主。那一趟，紀文鳳一行就籌募了400多萬。她自己做了莫高窟第3號洞窟的功德主，那是敦煌惟一一個以觀音為主題的洞窟，窟內最主要的是兩幅白描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圖。由此，她得了個「千手千眼」的外號。

紀文鳳至今已8次去敦煌「朝聖」，「今年還會去兩次」。在她看來，敦煌是香港通識教育的最佳教材，「因為它所涉及的知識範圍極廣，有歷史、宗教、藝術、文化等，還有國際關係、建築、珠寶設計，也有很多內容跟德育（品行）有關，比如孝順父母，不要以怨報德等等，現在的社會正缺乏這些，假如敦煌文化可以真正進入學校，作為通識教育的內容，或者作為課餘閱讀欣賞都



樂團發起人、榮譽團長紀文鳳



2017年10月，紀文鳳率天籟敦煌樂團成員觀摩《1650年——文明的回響》紀念展，追懷莫高窟1650年間的歷史滄桑，尋找創作靈感



團長茹健朗（筇）

好，可以讓學生很自然地認識和接觸中國文化的精髓。」

慢慢地她發現，有 1652 年歷史的敦煌，跨越了由十六國到元朝十個朝代，由於地理位置貫通了中西文化交流，敦煌壁畫也融合了中原和西域的宗教、宮廷及民間的音樂和舞蹈。

「敦煌一共有 492 個主要洞窟，其中有關音樂的壁畫超過一半，約 240 個，樂器就超過 4500 件，除了飛天樂伎，不鼓自鳴樂器等等之外，壁畫內的經變圖有超過 500 多組的大小樂團，我們走進敦煌洞窟，就好像走進古代的音樂廳，看到音樂師在彈琴作樂，敬佛禮讚，演奏出天上人間的音樂。」她如數家珍。

話鋒一轉，紀文鳳說道：「但很遺憾，古代只有文字的記載，沒有錄音留存，所以聽得到的敦煌音樂已經完全失傳！」幸虧敦煌壁畫繪有很多古樂器的圖象，敦煌藏經洞內也保存了很多珍貴的文獻和曲譜，對於後代研究中國音樂史，價值無窮。

她最終決定以敦煌音樂作主題展覽，除

了向公眾展示敦煌洞窟壁畫豐富多彩的音樂場景，和古代樂器實物之外，也希望以此為契機，重組以唐朝為主的敦煌音樂和樂團。

一拍即合

茹健朗開始物色樂團成員。「最後找到 8 位樂師，兩位作曲家，兩位行政人員，加上榮譽團長紀小姐，香港演藝學院碩士生導師、中國首位竹笛表演藝術博士楊偉傑答應出任藝術指導，全部加起來有 14 位成員。」

問他為什麼找這 8 位樂師，而不是另外 8 位？一旁的古箏演奏家陳天姿也俏皮地追問：「對啊，為什麼？」阿朗笑着說，當然是因為她彈得好。天姿開心地說「謝謝」，阿朗接着道，另外一個原因是我找的樂師，不是個個都答應我的。

「可能其他人有自己的想法。」他很平靜地說下去，「那為什麼我們樂團的所有人都會從內心深處說 yes？是因為大家都有這樣一顆弘揚中國文化的心在那裏，希望用我們年輕人的能力做一些新的嘗試，用現代的想法去宣揚、傳承中華文化。就像我們所知，坊間敦煌音樂方面的資料真的很少，那我們就在參考不同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以吸收不同方面知識的現代人的視角重新出發，嘗試用一個新的思緒來重現我們心目中的敦煌音樂。」

能不能說樂團成員都是志同道合者？「一定是！」阿朗毫不猶豫答道。他以兩位駐團作曲家為例。「甘聖希不是學中樂出身的，但私心覺得他的歌寫得很好，結果跟他一聊，發現他對敦煌的認識比我更多，不但去過敦煌，而且對敦煌文化已經有很深感受，他對佛教也有研究，我就覺得沒選錯，他和阿朱（朱啟揚）都是我喜歡的作曲家，兩個的合作很神奇，甘的風格比較西方的、靜態的，朱則相反，一動一靜，兩個都寫過很多不同的中樂作品，大家討論同一首曲子創作的時候，一見如故。很多同學也作曲，但他們可能比較聚焦創作，不一定對中國文化的內容有很大感覺，大家在演藝學院的合作中認識，都認為（組團）是很難得的機會。」



他形容樂團「好像一個拼圖」，有幸去做（這個工作），非常感恩，「每一個（成員）都很出色，各方面很多支持，但同時我



副團長陳韻妍（琵琶）

們確實缺乏人手，演奏是我們的專業，而樂團的成立使我們接觸到不同的，尤其是會計、行政方面的知識，執行上對演奏者來說是一大挑戰，也讓我們學到很多東西，像副團長陳韻妍會幫手整理簡介文字。樂團可以順利成立，要多謝不同的人，特別是行政總監，背後行政人員幫我們很大忙。」

洞窟感召

到了去年 10 月 15 日，紀文鳳帶著這十幾位青年中樂音樂家走了一趟敦煌莫高窟，實地感受敦煌的音樂文化。

「當時最感動的就是 112 號窟。這個洞窟很小，平時難得一見，4 個人進去不敢動，怕碰壞了。看完了，大家好似有個感召，天慧天姿兩姊妹哭得不行，吃飯的時候也哭，不知為什麼突然間很受感動，大家突然多了一種團結，一定要把這個樂團做起來！每個人都彷彿多了使命感，回來之後好乖，真是很努力去做事情。」事情過去快一年了，紀文鳳記憶猶新。

「112 窟最有名的就是反彈琵琶的飛天舞者形象，其實她在窟裏只是一張大的經變

圖裏的一小部分，因為洞裏的光線暗，還看不到（展覽呈現的）這麼清楚——從這上你會發現現在敦煌的數碼化工程做得很好。當時兩位作曲家在這個窟觀察到，除了樂器之外，其實樂隊規模也挺有趣的，飛天從單獨一個一個，發展到一組一組，數量通常是 4、8、16、32……都是 4 的倍數，整幅壁畫有這個概念，像西方交響樂團那樣分了不同類型的樂部，彈撥的在一邊，吹打的在另一邊，然後打擊的在一塊，這幅壁畫對我們影響最大。」天姿快人快語道。

那是她平生第一次去敦煌。看了二三十個洞窟後，這些年輕的樂師有趣地發現他們關心的跟導賞員講的開始不一樣起來。「大家都在壁畫上尋找自己彈的樂器，這有古箏，那有琵琶，每個人都很興奮，自己的樂器在這樣一個文物上得以呈現，好有藝術的感恩和驕傲。」

天姿的碩士專業是古箏。「之前先學的鋼琴，我有個好朋友是學古箏的，我很喜歡，不僅僅是覺得型態靚，也覺得這件樂器很有意思，很想學。機緣巧合，五年級那個暑假，正好媽咪看見一個暑期班的單張，就說不如你們兩個去玩啦，一學就到現在。

（姐姐）安娜一直有學鋼琴，但我在會考後把鋼琴的演奏級別考完就停學了（鋼琴），專心學古箏，我一直在想，自己將來要幹什麼呢？選大學的時候，很想讀音樂，填的都是音樂，最後中大和演藝都收了我，我還是選擇了演藝（學院），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樂器。」

敦煌之行給她帶來既震撼又遺憾的感受，「為什麼我這麼遲才來？如果早了 5 年來，體驗又會不同，但我又覺得，永遠都不怕遲。樂團的每個人都是 20 幾歲，這個年紀會引領我們去體會藝術的能量，我們每一次的演奏，起碼從現在開始會有思想注入，一個沉澱的過程，就是我們想尋找的東西。」

作為古箏演奏家兼樂團經理，除了研究指法外，天姿還要負責兩方面的事務：一是樂譜，一是團員。「要將所有樂譜處理給團員；排練時間地點全部都是我定的，所有團員的活動我要知道，假設現在要演出了，從集合時間、安排、買團服等所有細節都是我負責做。」

連她自己似乎都仍然難以相信：「沒想



駐團作曲家朱啟揚



駐團作曲家甘聖希

過，真的沒想過！兩年前我讀碩士那一刻，沒想到以後自己可以找到這麼有價值的一件事去做，這是人生的契機。」

東方音樂

去年10月的敦煌行，是年僅21歲、卻已有7年作曲經驗的朱啟揚，第三次的敦煌之旅。

「兩年前的夏天第一次去，在一個洞窟見到一位老畫師，正將一幅壁畫畫到畫板上。問他畫了多久，他說這幅畫已經畫了10年。一生有多少個10年？這太過叫人尊敬了，我不知道怎麼去形容這件事對我的衝擊。這是一種什麼精神，堅持有幾大？」

不過，朱啟揚承認，「這件事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我一路作曲作了有7年，開始也很乖，跟老師學西方音樂，寫着寫着開始問自己，我跟你有什麼不同？這時我發現自己很喜歡那些中國的作曲家，這才是我自己的歷史；我是一個黃皮膚黑頭髮的人，這些才是我自己的東西，為什麼我不去了解？為什麼我看那麼多別人的東西，卻不去看自己的東

西？認識Loris（阿朗）是一個契機，我自己都很想看看究竟一個東方人、一個中國人，能夠寫到的音樂是怎樣的？有些外國人在嘗試寫這樣的作品，但這個神、氣、韻只有中國作曲家才能做到，我想寫出這樣的音樂，參與樂團的組建，參與作曲這個過程，讓我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歷史和自己的國家到底有一些什麼樣的珍寶流傳下來。」

作為香港演藝學院作曲系四年級學生，阿朱知道，這條路「始終是很困難，音樂學院始終是西方模式，課程、教學上很難滲透一些跟它本身無關的內容，只能靠自己看多點，學多點，了解多點。」

他在不同的季節去了4次敦煌。「一路會找機會去敦煌，每一次去都會有一個很不同的體驗：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的感受，那種環境、洞窟裏面的氛圍要走進去才能體會到，走進去之後很感動，對自己作曲當然有好處。」

有一次他去參觀一尊臥佛，第一眼感覺，「哇，好大，它的腳比我整個人還要大，那時都顧不上去看壁畫，完全不知道說什麼。稍微冷靜之後，我開始想，那個年代，公元700多年的唐代，怎麼會有這樣的技術？要用多少人力、時間才能雕出這樣的像出來？他們憑着一種什麼樣的精神、心態才能完成這麼漂亮的作品？再看壁畫，發現他們畫一條兩米長的線都不會斷的，怎麼會那麼連貫，怎麼才能到達那樣的境界？它的眼眉，很簡單，只一下就一下，不多餘，卻很傳神，有不同神情，讓人驚嘆，為什麼可以如此簡單，卻又這麼豐富？那個佛微微地望向你，你會想，信仰對他們的意義有多大？」

去得多了，感覺會很不同。他開始離隊，「越多時間自己去那個空間望，望很長時間跟望一眼，你汲取到的東西不一樣；會認真地看每一個細節，看得更加深；開始留意線條內容顏色，尋找自己對壁畫內容的理解，開始與壁畫對話，而不是知曉一個故事那麼簡單。之後寫音樂的時候，開始注重線條的美感，或者如何讓音樂有那種交織的感覺，某種程度上，那些壁畫影響了我之後的一些作品。」

朱啟揚認為，中國作曲家現在也有寫敦煌主題音樂，但通常是寫一些自己的感受、印象，「我們是從古譜裏面挖掘」；喜多郎的音樂也很好聽，但他所用的樂器都是很西方的，音樂風格也是很pop的style，每個人很容易聽進去，而「我們做的跟他不太相同，是用中樂樂器，用古譜素材，嘗試用多一些的根據去寫。」應該說，「大量用古譜去寫曲子的，應該就是我們了。」

他舉了一個自己創作《長沙女引》的例子。「《長沙女引》是敦煌琵琶古曲之一，但它的調性甚至節奏是怎麼樣的，很多資料沒有提供到，怎麼去編寫？首先這是一個比較有名的故事，唐憲宗元和年間，姑蘇太守韋應物之女流落長沙淪為柘枝妓，這首曲就像是那個家道中落的女兒的內心獨白，充滿了無奈、傷感和心酸。這些曲譜只是有些音，怎麼去定節奏、旋律，要靠自己的想像、演繹。相比平常的創作，古譜入音限制多很多，但也因為這些限制，使得我可以做出不一樣的音樂。」

問他，尋找東方音樂的過程會不會改變



團員在敦煌莫高窟九層樓前

你們的人生軌跡？「這個是肯定的，經變圖本身是畫家對極樂世界的想像，你聽不到聲音，卻能從動作上看得出聲音。要把壁畫音樂上的東西拿出來，需要消化沉澱，這個過程肯定是改變了我們。」

朱啟揚的音樂旅途是從學西樂開始的，敦煌促使他開始追求的「自己的美學」。他不假思索地說：「其實我們在敦煌除了學到歷史之外，你會問自己，為什麼當年會有那麼多人願意花一生的時間做一幅畫？這個就是莫高窟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對同一件事情的堅持，無論它是宗教性的，還是非宗教性的，我覺得一個人不管學什麼做什麼，都要有一份堅持在裏面，無論最後結果如何，也許可以改變世界，也許什麼也沒改變，但起碼要有這份堅持，才可能會有那份嚮往。只要堅持下去，一定可以影響到一些事情。事實上，這個過程已經將我們昇華了，已經影響了我們。我們如何與其他樂師一起去進步？首先是要同心，我們十幾個人一條心，為同一個目標去努力。這個過程足夠令我們這一世價值的其中一部分就來自於這個樂

團！」

他沉思着說：我都問自己，會不會有一天去讀敦煌學？雖然這一刻還沒有去讀，「但是我知道我對這件事興趣好大，不僅僅對畫，也包括整個環境、植物、大自然帶給你的感覺，我第一次去沙漠都是在敦煌，這也算是給自己的人生留下了印記。」

雅俗共賞

112洞窟同樣給阿朗留下了深刻印象。「之前在書本上看到過，沒想到洞窟這麼小，要低頭才能進去，很深的一個感受是，壁畫內容跟我們要做的事根本就是一樣的。」

作為團長，茹健朗腦子裏考慮的可能都是樂隊大小、樂器組合這樣的事。「看到不同壁畫，有很多樂隊組合，8個人、16個人，有的樂隊很大，但我們覺得從一個小樂隊組合去開始，可能是比較適合的，所以就選了8個人。這是參考了壁畫裏的樂隊組合、人數定下來的，8個人玩的樂器全部都是根據壁畫裏有的樂器去配置的。跟傳統民樂或者中樂小組不同，我們沒有拉弦樂器，因為拉弦樂器在壁畫上少之又少，反而是笙、琵琶、箏、篳篥、排簫這些到處可見。」

阿朗選擇吹笙，最初是因為他是香港音樂事務處的學生，小學很多課外活動，剛巧學笙的時段可以填滿課外活動的時間，第二是被它的外形吸引，「我覺得好多隻竹組成一件樂器很好玩，所以選了笙來學，沒想到最後會走專業的音樂路。」吹笙在香港的音樂市場是很小眾，很冷門的，「我覺得接觸到笙是我的緣分，這個緣分令到我不停去深造、進修。」

阿朗坦承，接觸紀小姐之前，他就很想傳承中國音樂，「但從沒想過可以從敦煌出發，敦煌對我來講是很神聖的地方，之前一直沒有機會去，後來在旅途中看到很多洞窟，比想像中的更神聖，那些洞窟裏的中國文化瑰寶，讓人看了感動，覺得好不可思議，也感受到當年的盛世，以及時光倒流帶來的寧靜感。」

茹健朗說，我們都很年輕，正是因為



樂團經理陳天安（古箏）

年輕，我們會勇敢地嘗試新的東西，嘗試之外，更重要的是做好學習的準備。「其實永遠都停不下來學習，敦煌文化實在太博大精深了，相信我們到老了還會一直在學習，我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們對敦煌文化的理解；除了在香港，甚至乎我們有一個夢想是在國際上讓更多人理解敦煌文化之外，更加理解中國樂器，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說普及國樂。我們選的敦煌很特別，她剛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匯聚點，我們某些曲就是今天的香港跟1000多年前的『香港』的對話，一個古今之間的對話。」

阿朗曾經演奏過甘聖希一首叫《飛天》的音樂，描述飛天跳舞，是甘聖希在加入樂團以前寫的。

「我在讀書時期，主力都是創作以佛教為主題的音樂，但會嘗試中西樂融合，結構、技巧都比較新，我記得阿朗來找我的那一刻，我剛剛寫完一首超級大樂隊，講金剛的音樂，我本身一直很想寫經變圖音樂，就像我跟阿朱到敦煌望住那些經變圖，彷彿會聽到好多聲音，見到有人跳舞，好多絲帶、飛天，色彩繽紛，可以從一個完全中樂的角



饒館首演中的樂師們，左起陳韻妍（琵琶）、劉慕華（三弦）、郭杓曦（笛子）、譚詩蔚（敲擊）、陳天姿（古箏）、茹健朗（笙）

度去寫我對經變圖或者對極樂世界的想像，會是很好玩的一件事。」

於是一拍即合，在港大修讀佛學研究碩士的甘聖希以駐團作曲家身份加盟天籟敦煌樂團。

「開始我對佛學的興趣是從經文，而非佛教藝術開始的，但是當我去了敦煌之後，開始嘗試接觸佛教藝術，甚至寫一些關於我對敦煌音樂的想像的作品。」

2016年暑假甘聖希隨無極樂團遊學團參觀敦煌，「那一次我跟阿朱一起，第一次去敦煌看洞窟。去年10月再去的時候，一個深

刻印象反而是，跟樊錦詩院長聊天時感受到的，她身上有一種紀小姐成天講的『敦煌精神』，她好中意敦煌藝術，然後窮一生人的時間放棄其他事情，去研究去保護去傳承這種文化。」

當時，樂團成員去看了院長們之前住的地方，「當年他們住的石屋真是簡陋，是馬房改的，環境好嚴酷，好多代院長一路保持下來，然後再加固、治沙、修壁畫、人才培養、起博物館，做很多不同的事情，我們都應該有同樣的心去做這件事，不只是說團長來找我寫首曲這麼簡單，裏面有一份精神要

傳承下去。」

甘聖希想寫一首作品，「大家都識欣賞，普通人也會覺得好聽」，同時又很學術性，可以拿來研究，甚至聽了能讓人想到敦煌的音樂；或者不是普通旋律，而是很有內涵、根基紮實的音樂，但同時普通人也覺得好聽。「這件事有難度，因為我們作曲系作曲很學術性的，很重技巧，很重意念，抽象的地方又要有很紮實的內容給大眾、給不同層面的人都明白到，這是個很大的挑戰，這次作曲過程中，雅俗共賞是其中一個我覺得困難的地方，我很想做到，但這件事是要花很多心思才能做到。」

他創作的樂團主題音樂《天籟》，引用了敦煌25首琵琶古曲中的一首《慢曲子心事子》，「我跟阿朱分工有些不同，我會寫一些大樂隊的音樂，即8個人齊全的音樂，而且我寫的音樂大部分完全是新的，即我對敦煌一些壁畫的想像，從來沒出現過的素材、調子，但阿朱是以古曲入音，他會將那25首敦煌琵琶古曲中某些我們覺得有感覺的調子拎出來，用這些旋律作為素材重新編排、重新整理，變成一首新的音樂，但是在《天籟》中，雖然我寫的是全新的音樂，但特別加了一首饒公破譯的琵琶古譜進去，與《天籟》的主題調子對唱，彷彿古與今的對話，藉此紀念饒公在敦煌學上的偉大貢獻，以此向饒公致敬。」

天籟敦煌樂團的第一場演奏會就是在饒



在著名的112窟（反彈琵琶）外



宗頤文化館做的，「年輕人希望將《天籟》帶給饒公聽，本來我在幫他們約，結果他二月初就走了，他們很難過，這首樂團主題曲也是對饒公最好的紀念。」

紀文鳳對樂團組建的順利又驚又喜，

「簡直是如有神助，冥冥之中好像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幫我們。這班小朋友又聽話，無端端走到一起，也很用心，把仙樂帶回人間；然後藝術總監楊老師也很好；展覽開幕時，（北京故宮博物院）單霽祥院長居然從

天而降。雖然只是一支小型實驗樂團，但已引起很多人注意，因為這是在對的時間做對的事，以後香港的孩子學鋼琴之餘也可以學二胡，敦煌音樂原本就是中樂西樂mix一起，可以走向international！」



「天籟敦煌·淨土梵音」展覽開幕式上，主禮嘉賓合照。左起黃景強、李美嫦、紀文鳳、單霽翔、陳冬、劉江華、趙聲良、李焯芬